

军歌嘹亮，军号铿锵—— 革命伉俪：一文一武共硝烟

口述：赵贺勋 张生荣 记录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凌晴 摄影：今日女报/凤网记者 吴小兵

一个是狼牙山下
的文艺骨干、剧团女
主角，一个是经历过
鼎鼎有名的“强渡大
渡河”、“平型关大捷”
的老战士；原本只是
抗战路上擦肩而过的
短暂缘分，一同吃了
三天饭、没说一句话
就要各奔东西，但机
缘巧合，唱军歌的她
与吹军号的他，自此
相依相伴 69 年。

6月26日，在湖
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
干部休养所的家中，
分别已经92岁、96
岁高龄的赵贺勋、张
生荣伉俪，向今日女
报/凤网记者讲述了
抗战时期的种种过往，
打鬼子、搞生产，还
有这段红色婚姻，都
是老夫妻记忆中最不
可磨灭的存在。

人物档案

赵贺勋

性别：女
出生年月：1923年7月
抗战经历：1940年，参
加河北易县九区抗联宣
传队；1942年，任河北
易县南杜岗村妇女委员
会主任。



扫一扫，听革命伉俪讲过去的故



夫妻俩与大儿子张建武小时候的合影。赵贺勋先后生育了十来个儿女，但在艰难的岁月里，大部分孩子都没能活下来。



时光是一条河流，它带走了战火纷飞里的残酷与悲怆，沉淀下的，是闪闪发光的情感与记忆。

我家住在狼牙山下

在抗日战争中，狼牙山抗日根据地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它既是晋察冀根据地的东大门，又是八路军对日作战的基地和大后方，同时也是打击日寇的前哨阵地。

1923年6月，我出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的南杜岗村。你看华北地区的地图就知道，河北易县就挨着北京市的西南边，属太行山脉。站在我家门口，就能望到二十多里外的狼牙山主峰——棋盘陀。“狼牙山五壮士”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里。

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爆发。同年9月24日，河北保定城陷落。1938年，为最终控制华北农村，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势。

我是中农出身，小时候家里有6亩地，家庭条件还可以。日本人一来，抢掠、强奸、屠杀，无恶不作。那时，我年纪还小，成天躲啊、跑啊，一听见喊“鬼子来了”，就跟着乡亲们往山里钻。我家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了，烧得一千二净！

因此，哪怕到了后来，战争结束了，日子好过了，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意用带“洋”字的词语：“洋火”、“洋布”、“洋烟”、“洋酒”……为什么？“洋”字代表着屈辱、仇恨呐！

五壮士的悲情一跳

1941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相持阶段。日寇视狼牙山根据地眼中钉，是年秋，他们调集重兵，对其进行“铁壁合围”。

9月25日，晋察冀军

区一分区一团七连六班五名战士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，将一支2500人的日伪军引上了狼牙山的悬崖绝路，最后跳崖。五人中，马宝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为国捐躯，葛振林、宋学义因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而获救。

1939年，轰轰烈烈的百团大战打响了。为了支援战士们打鬼子，我们积极筹粮筹款，保障部队供给。说起当时老百姓对前线的支持，那就和歌曲《在太行山上》唱的一样：“母亲叫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。”

没上战场，咱们妇女同志就替战士们做军鞋、缝军衣。他们在冀中平原打仗，都穿软底鞋；到了咱们太行山区，要是再穿软底鞋，那脚底就要磨出泡，所以得穿硬底鞋。我们专门缝制的硬底“实纳帮子”，最结实不过。

“百团大战”节节胜利，这让日军恼羞成怒，因此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摧毁八路军的指挥机关。

1941年，日军向易县进军，意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。为了掩护大部队，我们的五个战士拖住了敌人，将他们引向断崖，最后自己跳下悬崖。

这在当时可是大事！身边的姐妹们没有不知道的，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啊！我哭了，远远望着高高的狼牙山，心里好难受。

成为女主角， 演一场哭一片

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，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，他提到：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走向农村、工

厂、前线，创作了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。新编歌剧、戏剧《血泪仇》、《白毛女》，歌曲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小说《小二黑结婚》就诞生在这个背景下，成为教育群众、宣传抗战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武器。

1940年11月到1942年4月，我在易县九区抗联宣传队从事宣传演出工作，也感受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。

那时，我是我们剧团的女主角，演过《血泪仇》、《穷人大翻身》、《小过年》……在《血泪仇》里，我演王东才的老婆，她被反动派强奸迫害，最后被逼死，惨得很呐！

排戏并不容易。我没有文化，拿到发下来的剧本，要一个字、一个字地背，一句台词都错不得。一上台，我立马就入了戏，尤其每次演到王东才的老婆被奸污、自尽的场面时，我的眼泪一下就流下来了。我一哭哇，乡亲们就在台下跟着哭成一片！几乎场场都听得到观众的哭声。

不与民争食 是铁的纪律

1942年，由于日寇的封锁和扫荡，晋察冀边区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。当时的司令员聂荣臻签发过一条“树叶训令”，内容是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15里范围内的树叶——“宁可饿着肚子，也不与民争食。”

从1941年春天开始，日军的扫荡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，一次比一次野蛮、毒辣。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政策”，就是他们冲着我们华北地区来的。更为雪上加霜的

是，1942年春天又发生了大旱。

当时，驻扎在易县的一分区部队给养非常困难，有的战士饿得全身都水肿了。一些小战士实在是大饿，私下总结出一个办法，盛粥时第一碗不能盛太满，先少盛点儿，这样，赶紧吃完了还能再添上一碗。

老百姓家里的粮食被鬼子洗劫一空，这时树叶和野菜就成了主要的口粮。“一树榆钱半月粮”，在青黄不接的阳春三月，一棵树上的榆钱能顶上半个月的粮食，供一家老小度过饥荒。

就在苦熬饥荒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，每天一起摘树叶、挖野菜的战士们不见了。原来，他们的上头下了一条训令，禁止部队在村子周围和老百姓争口粮。战士们没有不遵守的，纪律观念非常强。老百姓很感动啊！所以你看，咱们的军民关系之所以这么融洽，是有原因的。

开国上将杨成武的爱 人为我们张罗婚礼

1942年4月起，赵贺勋成为了易县南杜岗村的村妇女委员会主任、缝补队队长。1946年，她与张生荣结婚。之后，赵贺勋一路跟随张生荣，先后在察哈尔军区、四野补训师、湖南军区等地工作。

认识我家老头子，是在1946年。由于易县是晋察冀一分区所在地，来来往往的部队很多，老百姓纷纷腾出地儿给战士们吃、住。人多铺少，怎么办呢？当时，部队里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，都一视同仁，一律睡门板，不准占用老百姓的床。

张生荣被安排在我家，吃了三天饭。他人忒老实，不爱说话，三天里我俩一句话都没说上。几天后，我家突然来了个通信主任，还带了几个兵，这阵仗把我吓了一跳。原来，这个主任是来说媒的。他告诉我，张生荣27岁，虽然年纪不算大，但已经是个“老红军”了，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参加过很多险恶的战斗。

(下转 A04 版)